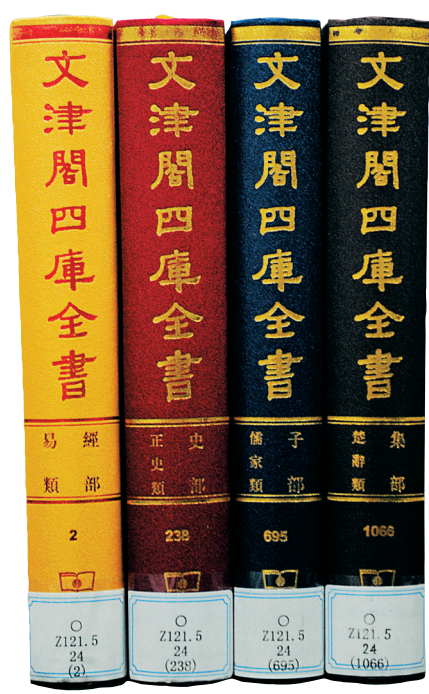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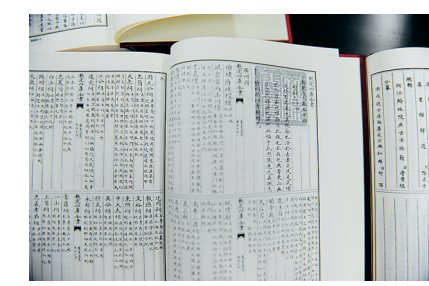
化身千百读往昔

文津阁版《四库全书》入藏省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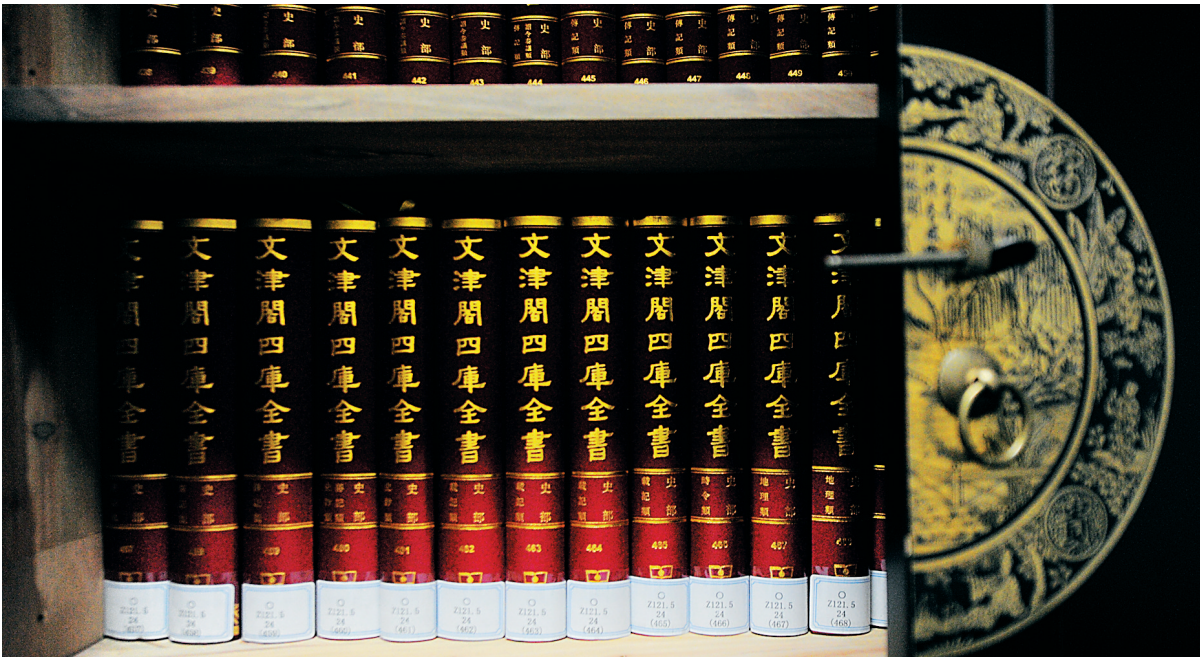
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 图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四个色系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里的印章。



保存在书柜里的《四库全书》。

中华文明五千年,珍贵古籍卷帙浩瀚。一部古籍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任风吹拂的落叶,或有幸沉稳落地,典藏于金匱石室,或被知音欣赏,为民间藏书家收藏把玩。不幸者颠沛流离,遭遇水、火、兵燹,鼠啮、虫蛀,成为残本、孤本,有的也会成为人间佚书。

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编纂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7.9万多卷,3.6万多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是谓“四库”。

为了让这一瑰宝得以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2006年,大陆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2015年,杭州出版社又推出影印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在现代数字技术的打造下,这一中华文化精品化身千百,为更多普通读者提供了阅读便利。

日前,海南省图书馆正式入藏文津阁版《四库全书》,这是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011重印本。新印的书籍涵盖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全部内容。虽然已经对“真身”进行了缩印(新印书籍一页上印刷4页古籍中的内容),但数量依旧庞大:1500余册书籍占用了省图近14个容量为6层的木质书柜。站在这排排书柜之间,足以令人想象200多年前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皇家工程。

《四库全书》前世今生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广征遗书、整理官藏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等建议。这一建议直接促使乾隆皇帝决定编纂一部能囊括历代文献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

依托鼎盛国力,清乾隆皇帝亲自筹划,组建了“四库全书馆”,广征天下遗书,先后有360多位王公贵族和专家学者从事编纂工作,而参与抄录的人员不下3800人。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中有一批当时的“大家”:纪昀(纪晓岚)、戴震、周永年、陆费墀、方苞、翁方纲、王念孙等。乾隆皇帝为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对编纂工作十分关心,先后

为纂修《四库全书》颁发了30多条旨谕,对《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诸多问题,举凡征书、体例、辑刊《永乐大典》、底本发凡、建七阁、督查速度与质量等事,无不躬亲。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书尾均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大印,证明乾隆皇帝在退位之后对《四库全书》仍甚是关注。

《四库全书》还在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就已开始筹划成书的收藏。他首先下令建北方四阁:北京故宫中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以及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北方四阁”建成后,他又下令建“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建阁与编纂工作一样,被视为这一浩大文化工程的一部分。

分藏在七阁之中的七部《四库全书》犹如出自一家的七子,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行走着不同的命运之路,令人唏嘘。北方四阁中,公元1860年,文源阁内的《四库全书》伴随着“火烧圆明园”而化为灰烬。文渊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几经搬迁,屡有补抄。文津阁本是七阁中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部。

时至今日,文渊阁藏书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全书》辗转多次,1966年被文化部从沈阳调拨至甘肃省图书馆收藏;而文津阁《全书》目前则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相比之下,江浙三阁的《四库全书》则是命运多舛。文宗阁与文汇阁藏书在太平军和清军的战火中被毁。文澜阁和所藏的《四库全书》在双方交战中被焚毁,书籍星散四野。

清末藏书家丁丙曾在杭州街头无意发现有百姓用《四库全书》散页包裹食物,立即行动前往文澜阁,自费收购废纸,经过多方搜集,最终收集到文澜阁《四库全书》8000余册。后来在杭州官绅推动下多次抄补校勘,使文澜阁藏书恢复了当年乾隆盛世的原貌。目前这套藏书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文津阁本价值独特

7部《全书》中,受“磨难”最少的当属目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文津阁藏书。宣统年间,清政府筹建京师图书馆,皇帝圣谕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以及承德避暑山庄各处书籍一并拨交给京师图书馆。而该馆后来改名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这部藏书也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是唯一一部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全书》。它

也是北方四阁中最后抄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3年之久,这其中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成书后曾作过三次全面覆查,都由总纂官纪晓岚亲自主持。

20世纪80年代,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1991年底开始,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开展文渊阁与文津阁原书核对录异工作,发现两阁书差异颇巨。以集部为例,共收1273种,存有差异788种,占总数62%。

专家们认为,目前大陆流通的《四库全书》虽然有台湾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北京出版社翻印的文渊阁本,但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可以互相补充,并不能互相替代。

《四库全书》中的海南文化

“庞大的《四库全书》囊括数量众多的传世之作,这其中也有许多海南文人学士的著作。”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乔红霞介绍说。

一代清官海瑞所撰写的《备忘集》,包括“久安疏”“治安书”等公文共10卷,收录在《四库全书》“集”部。“集”部之中还有丘濬的《重编琼台稿》,抄写依据的版本为丘濬裔孙丘尔谷刻本。

《四库全书》“子”部中收录了丘濬所著的《大学衍义补》,共24卷。这是阐释《大学》经义,论述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儒学著作。

清代封疆大吏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共64卷,收在“史”部“地理类”。郝玉麟从星野、舆图、疆域、沿革、海防、山川、城池等多个方面介绍广东地区,这其中有多处介绍海南人文民俗,如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介绍海南黎族的社会组织——峒,“以先入者为峒首,同人共力者为头目”。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已正式入藏省图书馆,我们欢迎所有爱好古籍的读者前来阅读。”乔红霞说,“按照省图书馆目前的借阅规则,公众凭身份证、读者卡均可在古籍阅览室内阅读,但不可外借”。

古籍是珍贵的文献资源,也是文物,读者难以一览。而影印《四库全书》落户省图,对于爱好历史文献的读者,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享受与文化大餐。

“《四库全书》本身的价值无需赘述,这一次收藏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仅加强了本馆古籍资源建设,也满足了广大读者近距离对皇家巨帙的观赏需求。省图将对《四库全书》中与海南有关联的篇章进行深度挖掘,让广大读者从海南这一视角感受中华文化。”省图书馆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李彤说。 (图)